詩語背後

蛇年話「蛇口」(中)

●木 木

關於深圳改革發展進程，素有「先有蛇口，後有深圳」的說法，意思是蛇口開山炮炸響時深圳經濟特區尚未成立，蛇口區域的開發和建設早於全市。從1980年起，隨着蛇口工業區的擴張，周邊村落的土地逐漸被工業區及相關機構徵用。為解決村民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村裏符合條件的青壯年被招收為合同制工人，部分村落遷址重建。數年後，以蛇口工業區為龍頭，孵化出一片工廠、企業、學校集聚區域，即後來的招商街道。

招商，無論是作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的一家標誌性公司「招商局」，還是改革開放的一項標誌性政策「招商引資」，都不應當是一個街道，而它終究成了一個街道。因應一家企業發展的需要，建成一片富有特色的城區，這在深圳並不鮮見，如富士康的龍華街道、華為的坂田街道、比亞迪的馬鑾街道等。但直接以企業命名街道的，僅此一例。

說起來，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故事，我們不妨從一個人講起。他以自己99年的傳奇人生，把位於深圳東西兩端的兩個半島串聯起來，匯成一部史詩。

袁庚，原名歐陽汝山，1917年4月出生於大鵬半島。早年加入東江縱隊，在海陸豐和港九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東江縱隊司令部多年駐紮大鵬半島，袁庚隨部隊活動，曾任東江縱隊聯絡處處長，負責廣東沿海地區及珠江三角洲情報工作。日本投降後，他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與港英當局就港九游擊隊撤離九龍半島問題進行談判。新中國建立之初，親率兩廣縱隊炮兵團解放了三門島、大鏟島、內伶仃島以及蛇口周邊地區，並一度出任中共駐香港辦事處主任。

1978年6月，年逾花甲的袁庚受時任交通部長葉飛委派，赴香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情況。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招商局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包括歷史上第一家航運公司、第一家鋼鐵煤炭聯合體、第一家大型煤礦、第一家銀行、第一家保險公司等。但袁庚調研時，歷經百年風雲的香港招商局，已從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淪落為一條船都沒有的空殼，主要資產是一個破舊的碼頭，一個修船廠，總值僅4,000多萬元。經過4個月調研，袁庚提交了《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的報告，破天荒地提出「面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等政策主張。這份在當時看來有些觸目驚心的報告，與中央試圖改革的願望不謀而合。三天後報告即獲得批准，袁庚走馬上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籌備成立蛇口工業區。

關於工業區的選址，袁庚也曾考慮過家鄉大鵬半島，終因與香港的交通不便而放棄。開發蛇口，當時還有一段趣聞。時任國家副主席李先念聽完袁庚匯報後，拿筆在地圖上圍繞南山半島畫了一個圈，說「就給你這個半島吧」。袁庚心想，開發這麼大一片土地，需要多大投資啊。出於謹慎考慮，他只要了最南端的2.14平方公里，即今天招商和蛇口兩個街道的交界區域。誰想到蛇口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後勁呢，據說袁庚每每為此感到後悔。

後來的故事就無需多講了，蛇口工業區的開山炮，是深圳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起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起珠江的源頭。從這個意義上講，蛇口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具有同井岡山、西柏坡相似的地位。

當然，招商局的事業並不限於蛇口工業區的開發，還創辦了中國內地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資企業——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第一家由企業合股興辦的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等等。至1992年袁庚離任時，招商局的總資產已增至200億元，並打下了雄厚的發展基礎，最終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型國有企業。

除了看得見的變化和「數字」的政績，蛇口實踐還給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帶來了理念上的革新，孕育了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蛇口因改革而生，也因開放而生，開放的主要對象正是隔海相望的香港。香港元素在蛇口的變革中無處不在，比如，作為深圳十大觀念之首，「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靈感就來自香港。

●蛇口海濱的袁庚塑像。 作者供圖

袁庚到招商局上任不久，為便於業務發展，在香港購買了一棟大樓。大樓成交那天，他看到香港商人在談判簽約時，載他來的小汽車始終沒有熄火。等到買賣成交，只見港商拿着合同和2,000萬港元的支票，飛快地衝向已經掛上檔的小汽車，車門剛關就一溜煙地開走了。為何如此匆忙？原來，那時已是星期五下午4點，銀行快下班了，要是當天趕不上存款，就要等到下周一才能存入，這麼大一筆款項，兩天利息損失相當可觀。這件事對袁庚觸動極大，在回蛇口的輪船上，腦海中突然閃現一句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的口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絕對屬於「非主流」，袁庚卻把它製作成標語牌，立在蛇口工業區最顯眼的位置。人們一到蛇口，就會看到這塊大牌子，引來不少議論。在遭到重大非議後，這塊牌子曾被悄悄拆除過。直到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參觀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壯着膽子問道：「小平同志，我們提了一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這個提法好不好？」話音剛落，整個現場鴉雀無聲，鄧小平只回答了一個字：「好！」

我站在蛇口漁港的閘板上，眺望着長龍臥波的深圳灣大橋把深港兩地連為一體，心中百感交集。在大橋西側，緊靠深圳灣海域，一座超級文化地標——深圳歌劇院正在抓緊建設中。這是一座包括歌劇廳、音樂廳、多功能劇場等核心展演功能區及相關配套服務功能區的世界級文藝綜合體。總建築面積約21萬平方米，還將配套建設超過2萬平方米的文化藝術街區，為市民提供遊覽、展會、培訓、餐飲等服務。歌劇院預計2028年竣工，那時候，一個代表深圳城市文化設施建設最高成就的世界級公共文化殿堂將在伶仃洋邊拔地而起，既是高水平藝術展示的場所，更是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蛇口的滄桑巨變，不是完成時，而是進行時。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吳福輝的海派研究

1982年春，《陝西教育》邀請文學史家王瑤編一套「中國現代文學」，作為「自修大學」中文專業教材。這項大工程，王瑤找來他三位學生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和他的女兒王超冰，商量編寫事宜。因為當年，王瑤已68歲，單人實難竟其功。

於是，一部影響2000年後中文系學生的專書，於1998年面世了。可惜，王瑤（1914-1989）已看不到了。吳福輝也藉着這部書而聲名鵲起。但我認識「吳福輝」這個名字，卻緣於他的獨力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這部書列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之一。那些年，我專注於一個地域的文學與文化研究，那地域就是「粵港」。所以，對那套書特別喜愛。吳福輝這部書，對海派的文學與文化獨具隻眼，和後來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毛尖譯，香港：OXFORD，2000年）便成為我的案頭書。

吳福輝在「導言」中，為海派文學正名，劈首就說：「海派的名聲從來沒有好過。」指稱：「此派在近代中國扮演着一個首當其衝接受西風浸染滋潤的文化角色。無論從負面、正面，都有存在的價值。它趕時髦、鶩新，是一種變了形的開放文化。它開創過南派的崑曲、京戲、繪畫與小說，歷史地位卻不尷不尬。其香臭莫辨有點像上海人在中國的處境，儘管在自己的領地內風頭很健，令人歆羨，可一旦脱開東南一隅，放進浩渺本土，便立時身陷重圍。廣大的內陸的『鄉下人』對它心存鄙棄，覺得是個十足的異類。」

這「鄉下人」，應當是「京派」。不過，對於「海派文學」，吳福輝有他自己的看法，統括為四點：「第一，它應當最多地『轉運』新的外來的文化。而在二十世紀之初，它特別是把上一世紀末與本世紀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學，吸攝進來，在文學上具有某種前衛的先鋒性質。第二，迎合讀書市場，是現代商業文化的產物。第三，它是站在現代都市工業文明的立場上來看待中國的現實生活與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學，而非充滿遺老遺少氣味的舊文學。這四個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現代質。」對海派的研究，吳福輝在當年，確有他的獨得之見。

●要了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學與文化，這書不可不看。 作者供圖

吳福輝（1939-2021）是浙江鎮海人，但生於上海，所以有一份情意結，陳子善說：「海派文學研究於他，如同踏上一次返鄉的路途。」嚴家炎引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丹納的《英國文學史》說，文學的三大要素是把文學品種、風格的生成與地域條件掛鈎起來。吳福輝確已做到這一點，還探究了海派作家的人格類型的心態。這部著作，應是吳福輝一生中，最得意的研究成品。

2000年代，葉輝說要研究「雙城記」，所謂「雙城」，香港與上海也，我推介他看吳福輝，並拿這部書給他看，他一看即愛不釋手，譬若要了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學與文化，這書不可不看。此言確是也。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考核AI目前在「廣普互換」中的成效(2)

【廣東話轉普通話】

廣東話原句

1. 我老公平時唔入廚房，不過佢放嚫大假都會整返餐我哋食！
2. 阿女，你班同學已經響樓下等咗你成半粒鐘，你仲響度姿姿整整，有乜好意思呀！
3. 帶尿袋上飛機又出事喇！今次好彩只係燒着咗行李架上面幾件行李，如果爆炸就一鑊熟嘞！
4. 哎吖，呢個真係唔知咩世界！我個fan同我講，識得有個妹妹仔最近搭上咗個成70歲嘅伯父，好似重口味咗啲喎！

今期所選取的五家AI均交出了標準的輸出，不過有些地方還有商榷餘地：

1. 有「不進廚房」「不下廚」，卻沒有「不下廚房」。
2. 「姿整」「姿姿整整」形容某人姿態造作，十分講究打扮；也指做事拖拖拉拉，動作遲緩，浪費時間。「姿姿整整」的普通話就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值得一提，「姿整」只是拖延，不一定包括梳妝打扮；按這裏的語境，把「姿姿整整」翻譯成「慢慢打扮」「慢吞吞地打扮」「磨磨蹭蹭地打扮」並不恰當。
3. 由於插着「充電器/充電寶」（港人叫「叉電器」）使用手機看起來像病人隨身攜帶着「尿袋」——患者因疾病、手術或其他原因無法自行控制排尿而需要用的一種特製的塑膠袋以收集尿液。所以在香港，「尿袋」就成為了充電器的諧趣代稱。
「重口味」原指進食味道濃烈的食物，如過鹹、過辣。後比喻某人的喜好或行為另類、誇張、極端甚或有點變態，有蓄意不走尋常路的意味；多用來揶揄一些年輕女性鍾情於一些年齡差距較大的男性或一些年輕男性鍾情於一些年齡差距較大的女性。總而言之，「重口味」的行徑超出了一般人可接受的範圍，讓人有尺度過大、不大靠譜的感覺。
相對而言，「重口味」在普通話中的通用度遠較「尿袋」的為高。在翻譯時，「重口味」可予以保留，「尿袋」則換作充電器較恰當。
4. 用「全完蛋」「全完了」「同歸於盡」作為「一鑊熟」的相對翻譯沒「機上無一生還」貼切。也可考慮「一鍋煮」，除保留着廣東話的語氣，還添加了普通話的味道。
5. fans才是「粉絲」的音譯，單數的fan（風扇）不是。按照香港人的口語習慣，說話時會中英夾雜，如會把朋友說成friend，但多數人會把r聲省去，讀成其懶音fan。所以有AI把文意中的「朋友」誤譯成令人發噱的「粉絲」了。
6. 把「妹妹仔」翻譯成「小妹妹」「小姑娘」「年輕妹子」均屬恰當，以「年輕妹子」最為生動；翻譯成「妹妹」屬錯誤。
7. 「勾搭」指引誘或串通做不正當的事，可語境不存在「勾搭」的成分；這樣的翻譯會引人誤會的。「搭上」指過從甚密；其實「搭上」可予以保留，因為也有這個意思，而且用「搭上」比較中性。
8. 普通話中，「老爺子」「老大爺」是對年老男子的尊稱；且帶調侃意味，符合語境。「伯父」有這個意思，不過相對少用。

以下是經筆者「改良」的翻譯版本：

1. 我老公平時不進廚房，但他每逢長假期都會給我們做頓飯吃！
2. 女兒，你的同學已在樓下等了你半個小時了，你還在這裏磨磨蹭蹭，怎好意思呢！
3. 帶着充電器上飛機又出事了！幸好這次只燒着了行李架上幾件行李；如果爆炸，機上肯定無一生還了！
4. 哎呀，真的不知這是個什麼世界！我朋友跟我說，認識了一個年輕妹子，最近搭上了一個已70歲的老爺子，好像有點重口味啊！

在寫作生涯裏，筆者對讀者反饋尤為重視，因可得知人家的觀感，從而得以啓發；生涯得以延續亦端賴於此。有好友把上期的文章《考核AI目前在「廣普互換」中的成效（1）》發送給兩家AI進行評價；不約而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AI未達「廣普互轉」的水平，正是「粵語語料庫」中「語料不足」之故。有家AI還結合了筆者在文中所建議的翻譯對應與方向，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把原句翻譯（評語隨後，如有）：

1. 你初嚟埗到，新人畀舊人蝦下好正常啦！
2. 新波士上場，點都要扮下靚仔嘛！
【「扮下靚仔」指（在各方面）「執正啲」，用詞也含語境中的意味，但較轉折；「裝門面」最直接的講法還是「扮下嘢/整色整水/執正啲」。】
3. 我部Note死咗，一係整返好佢，一係搵部夠用嘅頂住檔先啦！
4. 條細路好識睇人面色，最驚佢公公，公公一走佢就即刻作亂，整蠱人佢最掂！
【把「一走」換作「一行轉便」更地道化；「作亂」較書面化，「作怪/作反」方為理想對應。】

整體而言，成品雖則仍有改善空間，可已很貼近香港人的日常用語了。這也足以說明，只要為AI訓練提供「足夠語料」，它就能立即學會並交出一個具廣東話神髓的輸出；存在問題如何「處理」，容後分解。

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

「移民」的神祇 嗇色園黃大仙祠的創建故事

●李耀輝（義覺）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明清時期，扶乩風盛，文人墨客閒時便會「扶乩遣興」，邀仙聖談文說理、研經習道，甚至會嘗試抱一抱「佛腳」，查探科舉試題。據傳，南宋文人方翥便曾數次問乩試題，後來仙聖被問煩了，才透露了丁點仙機。當然，方翥最終未能中舉，至於過程如何，今日暫不詳述了！

而香港黃大仙信仰的根源，也要從「扶乩」說起！話說，清末時期有廣東番禺文人——陳啟東，常於家中「深柳堂」扶乩請聖。某日，他所請之仙聖無暇臨壇，湊巧黃初平大仙雲遊經過，便被力邀降壇應乩。

黃大仙師初次臨壇，即大顯威靈，對所問之事一一批覆，折服一眾文士。陳啟東深覺仙師乩文妙不可言，如同黑夜明燈，遂力請大仙實設道壇，因而創設「普濟壇」。隨後，普濟壇弟子梁仁菴道長又於1901年在南海設立分壇，名「普慶」。兩個道壇均以大仙的仙方藥籤救助百姓，實踐「普濟」功德，又透過列聖乩文教化民眾，奉行「勸善」宗旨。《黃大仙寶懺》有經曰：「開壇設教 樵嶺同聲」——「樵」，即指「普慶壇」，「嶺」則是「普濟壇」。二者同聲，即同出一源，均以大仙「普濟勸善」為旨。

1915年，梁仁菴道長某日在普慶壇扶乩，突然收到大仙乩示：「速速南下，遲恐不及！」梁道長深知仙機玄妙，隨即動身南下香江，身無長物，只攜大仙畫像一幅！後來家中來信，梁道長始知當日有匪徒埋伏於歸家途上，試圖暮夜綁票。大仙賜下的「速速」免去了他被截劫的厄運，實是絕哉！

來港後，梁仁菴道長先寄居於友人位於香港島的藥行，隨後便自設藥房營生，又立壇教化，宣法弘道。可惜，藥房生意慘淡，輾轉搬過了幾個地方，亦不見好轉。道壇規模亦由「上壇下舖」改為「前舖後壇」，逐漸縮小。未料，屋漏偏逢連夜雨，1918年藥房大火，3年心血付之一炬。種種打擊令梁道長心灰意冷，決意回鄉。

道壇領袖的離開，使壇務大受影響。當時，在港的大仙信徒已有一定數量，更有不少為梁仁菴道長的同鄉華商。為免大仙信仰失落於香江，他們連番致函梁道長。在同道誠摯的支持下，梁道長終於1919年重返香江，並開設「金華別洞」，繼續在弘道路上鞠躬盡瘁。

1921年初，大仙降下重要乩文：「擬以三教合一，而申明其宗，彼道一風，無爾我之分畛域，方能成大同世界……先要建祠宇，後隨開辦善舉，方能昭人信仰……」命梁仁菴和馮萼聯兩弟子到九龍獅子山麓覓地建祠，又指點覓地路線：「由九龍城碼頭登岸，向北行2,500步。」按仙師指引，二人到達竹園蒲崗，卻是一片荒蕪，杳無人跡。二人於是插竹為記，返壇稟報仙師。師曰：「此乃鳳翼之吉地，最合開壇闡教。」同時要求將插竹位置移右三尺、移後三尺，定為大殿中心。此位置至今百年未變！

同年8月，獅山下的黃大仙祠正式落成，壇號「普宜」。不料，梁仁菴道長於翌日即告患病，大仙命其還鄉。梁道長在回鄉後，便於中秋節前仙遊。而廣州大仙壇亦因民眾思想產生變化，至1970年代已全部沒落，而金華黃大仙赤松宮更早於1958年因建造水庫而被淹於水下。

至此，黃大仙信仰便由香港嗇色園普宜壇承繼。普宜壇緊遵師命，以儒釋道三教共尊，貫徹普濟勸善宗旨，仙方靈籤，有求必應，救人無數。回想當年，大仙乩賜「速速南下」，不但保存了先道梁仁菴，亦使信仰在港生根，今朝始可將信仰反傳至內地，弘揚海外。

如今，黃大仙信仰已與香江共歷百餘載。下一期，本人將與諸君詳談百年機構「嗇色園」的現代化革新，回顧珍貴的歷史片段！

●1925年，嗇色園黃大仙祠外貌。 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羅大佺

春天的詩與一座山結緣

春天的詩
誕生在花楸山上
茶樹的綠葉掛着詩芽
鳥兒在密林中書寫着詩行
山溪澗
詩的韻律在叮咚歌唱

春天的詩
是寫給那片翠竹的
竹海深處，蜿蜒而又陡峭的山路
把金燦燦的陽光灑向遠方

春天的詩
是寫給那古老的民宿的
悠久的歲月
讓遙遠的傳說故事在時光裏綿延

春天的詩
是寫給那漂亮的村姑的
她們美麗而又堅強的倩影
映進了西下的夕陽

春天的詩呀
誕生在花楸山上
一聲春雷把大地喚醒
滿山的翠綠
帶給明天的憧憬與希望